

[名著百部]

中国现代文学

夏衍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

夏鈞

包身工餘話

其時給包身工的時候，^替許多資利和給予許多便利的湯恩生，說人常信於他，這中事情和公同量，我對的位也次趨起程，這(標)我然地在地位的一間小(道)街巷上見而也。

(元)地湯恩生，就係像她已往上一年紀，共密地進是二十剛滿二十歲的女孩。本來她是江蘇某大子的子女，因為經濟關係，把學業停了，現在日間在一家私立小學教書，晚間還在青年會和幻之人補習夜校兼担任功課。短小的身材，有一双善良的，斜上斜的眼睛，在刻的嬌生性弄的小姐們這拿着書卷，私寫借書者於日常中

夏衍手迹



夏衍作品书影

目 录

戏 剧

- 自由魂(三幕话剧) 1
上海屋檐下(五幕话剧) 59
法西斯细菌(五幕话剧) 129
芳草天涯(四幕话剧) 230

报告文学

- 劳勃生路 337
包身工 345
广州在轰炸中 359

杂文 散文

野草	367
乐水	369
纯	374
靠	376
杂感·随笔	378
蚯蚓眼	389
强者啊,你的名字叫做女人	396
谈做文章	398
夏衍小传	403
夏衍主要著作书目	405

自由魂(三幕话剧)

诗人的任务,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,而在叙述可能的——就是依据着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而可以发生的事件。历史家和诗人的不同,不在前者用散文而后者用韵文之点;他们的相差,可以说是在前者叙述实在的事件,而相反地后者叙述可能的事件之点。

——亚里士多德:《诗学》

有一种没有根柢的见解,以为演剧的机能只在保留伟人的面影;但这只是历史的任务,而不是演剧份内的事情。我们在舞台上应该学习的,不是这人或那人做了些什么,而是在具有一定性格的各别的人物,被安置在特殊的环境里面,他们将要做出些什么来的事情。

——G. E. 莱辛:《汉堡演剧评论》

序 幕

时 一九〇〇年(光绪庚子)秋九月

处 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南郊

人 乡民甲 六十岁以上

同 乙 十六七岁

同 丙 三十岁

同 丁 同上,念过一点书

小 孩一,二

地保阿桂

知 县

秋 瑾 二十六岁

王廷钧(子芳) 其夫,部郎之类的京官

阮财富 拐着一条腿的农民

皂隶仵作亲兵等若干人

乡人男女小孩多数

离城一二里的郊外路上,右手是凉亭的一半,横断舞台的是一条破碎残败了的石板路,靠路都是稻田,有的已经收割,有的还垂着金黄的稻穗。蔚蓝的天,远远的阡陌,坟堆,路旁和坟边的樟柳树木,太阳直射着,旧历九月初,但是天气还是很热,远近还有断续的蝉声,这差不多和夏天的情调一样。路上和凉亭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,好像在期待着什么有刺激性的消息,幕启时几个小孩从路的一端奔回来,七张八嘴地喊着:

小孩一 来了!

小孩二 来了,大老爷的凉伞也看见了。

小孩一 地保阿桂在赶人。噢,噢……

小孩二 站开,站开,知县大老爷来了,噢……

〔群众男女挤过去看,伸长了头颈也望不见一些影子。小孩钻进人丛去。大家又退回来。大家起哄的时候,只有乡民甲坐在凉亭凳上吸旱烟,不动。〕

甲 我早说了,又是空阵头!

乙 (从人丛中抓住一个小孩,使劲地一推)小鬼,瞎起哄,荒年乱世,染缸翻,谣言多,连这些小鬼也会造谣言……

甲 这都是闰八月闰坏的,逢到闰八月,一定有刀兵。咸丰元年、末年,都是闰八月,哪一年不是……

〔对于他的“老话”,好象大家已经都不感到兴趣了。〕

小孩一 (不服气地对乡民乙)在塘上明明看见地保阿桂拿着藤条在赶人,喊着,“站开,站开,大老爷来了!”

甲 (解说似的)哪儿能这样快,验一个尸,也要翻来“无故”、翻去“无故”地验这么大半天,况且今天要验五个……

丙 噫方才说四个,为什么又变了五个了?

甲 你不知道,给洋炮死的是四个,一个女的听见男人闯了祸,给洋人打死了,就在桑树上上了吊。

丙 好厉害,一杆洋炮,打死四个人。

乙 (接上去)谁说一杆?教堂里的洋炮不止一百杆,都是从杭州运来的;吃教的不论男女,每人都有一杆。

丙 怪不得,这样的时势还有胆子住在乡下。

甲 城里还不是一样,京里出了事情之后,天主堂的洋人上街也带了洋炮了。

小孩二 (对甲)阿庆伯,你怕不怕洋炮?

甲 (吃了一惊,搭讪地)为什么不怕,我又没学过神拳。

丁 (从旁冷冷地,一边用刀打着火)学了神拳也不中用啊!洋人破了京城,皇帝逃到陕西去了。文武百官都向南边逃,一条大运河也给官船挤满了。

丙 运河?

丁 “隋炀皇帝开运河”的运河啊!

甲 (慨乎言之)长毛造反的时候,大家逃到北边去,洋鬼子造反,大家又逃到南边来,这是天数,“天数难逃”,逃了有什么用?

乙 (好奇地问丁)人家说,学会了神拳可以避枪炮,为什么义和团也会打败呐?

丁 洋鬼子学会了乖,鸿钧老祖^①的法术被他们破了,他们用乌鸡白狗的血,加上女人下身的腥臊,灌在喷筒里射出来,符咒就没有用。

[大家热心地在听,猛不防乙大声对一个女孩子喊着。

乙 小阿贞,当心给吃教的捉了去!别再在天主堂门口走了。(轻薄地笑)哈哈!

[女孩惊惶失措逃走,大家哄笑。

甲 对了,洋鬼子捉了女人去,就是这个用处。

丁 用处可多呐,譬如眼乌珠……

[几个小孩又不知看见了些什么而跑出去了。大家望着远去。

声 一 来了,来了!

① 鸿钧老祖——即鸿均道人,《封道演义》中的道仙,老子、元始天尊、通天教主的老师。——作者注

声 二 阿桂，阿桂！

〔人群浮动人，大家闭了嘴，等着什么消息，戴着红缨帽的阿桂手里拿了藤条，气吼吼地登场。〕

小孩一 阿桂伯！

小孩二 来了没有？

阿 桂 （和众人中一两个略略地点了点头，带喘地）大家站开一点，知县大老爷就要来了，站开，站开！（将小孩推向路旁）远远地看，不准走到路上来。（提高了声音）跟大老爷在一起，有几个教堂里的人也要进城去，他们经过的时候，大家不准讲话。（向大家一瞥）洋炮是不生眼睛的！（用藤条拦着人，正要下场）

甲 阿桂哥，辛苦了！大热天气。

阿 桂 （摇头）吃了这碗饭，还能不干吗？

甲 验完了？

阿 桂 好容易！（做一个不愿给人听见的手势，可是声音还是很响）喂，死人身上的眼睛都挖掉了？

甲 眼乌珠？（一怔）

乙 挖掉了！

阿 桂 骗你？（回头来蓦然看见了阮财富也夹在人丛里面，便狠狠地）什么，财富！你拐出来干什么？你也看热闹！

阮 不，……（支吾）我是过路，……到城里去探一探阿狗……

阿 桂 探什么，把茅逢草舍让出来就行了，你得当心，官司没吃完呐，告你的又是吃洋教的！走开，看什么！

阮 （害怕地哀告）阿桂哥，让我歇一歇，一会儿就走的。

〔有人窃窃私语，阿桂用藤条赶着人，下。〕

〔阿桂（内声）：“站开站开，挤什么？”〕

乙 （跑到丁身边）死人身上的眼乌珠都挖掉了，方才地保阿

桂讲的，听见了没有？

丁 这有什么稀奇，大惊小怪，洋鬼子在中国人身上最想要的就是眼乌珠，吃教的人死了也一样。

甲 (夹上来)你可不知道挖了眼睛做什么用啊，挖了去……

丙 知道知道，挖了去造千里镜。

丁 瞎说，挖了去造洋药水，拍照相。

丙 嘿，(好奇地歪着头)

丁 (得意了)眼乌珠，小孩子的心肝，女人的经水，一起用药水化了，这就是拍洋画的药水。

[小孩们睁着眼睛听着，一步步地走近来。]

丙 (佩服)你真是“百晓”，什么都晓得。

丁 这又不能随便讲的，书上看来的！

丙 这事情上了书？

丁 对了，吃教的人死了之后，把尸首摆在黑房间里面，洋人用一把小洋刀，一块白布……

[正要讲下去的时候，乙冷不防地用两个手指装着挖眼珠的手势，对准了歪着头在听故事的一个小孩的眼睛。]

乙 (发出恐怖的声音)噢，洋鬼子来挖眼睛了。

小孩 (哇的哭了)啊，……姆妈！……(逃走)

[众人大笑。趁这机会，阮财富挤进一步，在路边蹲着。]

阮 (仰起了头问)阿庆哥，知县老爷真的要在这儿过吗？

甲 (随便地)不从这儿过，大家等着看什么？

阮 唔。

乙 财富！你们阿狗……什么时候能放出来？

阮 (摇头)谁能说。(垂头丧气)

丙 本来就是你不识机，黄七虎要你一块地，你能不给他吗？出钱向你买，你偏不让，好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！耶稣的

招牌请了出来，要了你的地，抓了你的人……

乙（接上去）地上的春花掘掉了，阿狗的屁股打烂了，现在，连你的茅蓬草舍也得拆掉了。

丁（教训似的）跟你说，现在这个时候，带一个洋字的东西就惹不得！

乙 对了，这年头，好象洋狗也比草狗威风！

丁 黄七虎本来已经够霸了，今年进了教，你还能跟他拗？知县老爷也得让他三分，你算得什么？真是泰山头上动土！

阮（哀痛地）可是，我们只有这块地，要了去，叫我们吃什么？我，我……

乙 喂，财富，你倒可以去进义和团，他有教，你有团，请大师兄跟耶稣干一下，嘿……

甲（故意将眼睛往周围一扫）当心啊，小伙子讲话。贴在城门口的告示，你们看见了没有！……

〔远远隐约有锣声。大家不期而然地向后退，中间让开了一条大路。阮财富没有动，慢慢地站起来，脸色青白，咬着嘴唇。锣声近了，大家又慢慢地望着拥。阮财富在人丛中挣扎着，一个乡妇被他挤了，怒目对他，但是看了他那副可怜的嘴脸，面色也就平和下去了。〕

乡 妇 你急什么？财富？

阮 不，我要看一看。

〔话未完，锣声更近。阿桂又来驱人了。阮财富低下了头，向后退，差不多跌倒，乡妇扶住了他。〕

阿 桂 站开，站开！（下）

〔打着锣，撑着凉伞，知县的亲兵、件作、皂隶，接着是知县的轿子登场。大家静默而好奇地看着。轿子抬近凉亭时，突然地阮财富从人丛里扑出来。〕

阮 (拦轿跪下,喊)青天大老爷申冤!冤枉……

〔全场人都怔住了。两个亲兵抓住了他。轿子也停下来了。知县从轿子里俯出上半身来,怒容满面,但掩不住惊惶之色。

知 县 混账!在本县经过的时候……

阮 (挣扎)大老爷,替小的申冤……

知 县 什么事,要这么大惊小怪的?

阮 青天大老爷,黄七虎霸占我的田地,割掉我的春花,又要拆掉我的草舍,连我的儿子……阿狗,阿狗也捉……

知 县 (不耐烦的样子)有状子没有?

〔亲兵搜他的身上。

兵 回老爷,没有状子。

知 县 没有状子,那你告什么?

阮 (发急)大老爷替我申冤呐,(叩头)小的就死也……

知 县 (麻烦,但是态度却已经变镇静了)你有什么冤屈的事要告状,得写一份状子,到衙门去告。这样的拦轿告状,照皇法是有罪的!(挥手)带下去,有什么事,补一份状子来。

阮 (被亲兵扯下去的时候,拼命地挣扎)大老爷,小的没有钱,没人肯替小的写……

知 县 什么?(一转念,就表示爱惜百姓了)唔,没人给你写状子,(对听差)来!将这……(对阮财富)你叫什么?

阮 小的叫阮财富。

知 县 将这阮财富带回衙门去,要文案给他补一份状子。

听 差 是。

〔正在这时候,阿桂满头大汗地奔来,在知县轿前打着千。

阿 桂 小的该死,惊动了大老爷,这老头儿是——有疯病的。

- 知 县 什么，有疯病的！
- 阿 桂 他的儿子跟黄七老爷吵架，黄七老爷拿名片送去办了，他没处出气，就这么疯疯癫癫的。
- 知 县 哪个黄七？
- 阿 桂 黄七虎，(自悔失言)不，就是黄铁珊老爷，黄七老爷要修祖坟，打算买他的一块地，他不肯卖……
- 知 县 (吃惊，用手示意轿夫，走出轿子来)黄铁珊？不是在天主教堂管事的？……
- 阿 桂 大老爷说得对，今年春天进了教的……
- 知 县 (颜色也变了)还了得，(指着阮财富)你这刁顽的东西！在这样的时势，还敢跟教民吵闹？你有几个脑袋？(一半是说给围观的百姓们听)上头三令五申的会衔^①保护教堂，不准跟洋人和教民为难，你们难道全不知道吗？昨天动众打教堂的事情还没办了，说不定洋人会派兵船来；你，(指着阮财富，切齿痛恨之状)居然还敢为了一点儿小事情跟教民告状！混账，那简直是有意跟本县捣蛋！
- 阮 (拼命地)大老爷，……这是人命大事啊……
- 知 县 什么，还敢和本县顶撞？了得！看模样就不是个好百姓，放着这些刁民不办，那简直是要造反了！来！将这忘八抓起来！重办，一定重办！
〔亲兵用手铐铐住阮财富。〕
- 阮 (放声喊)大老爷！难道吃了教就可以霸……
〔嘴被亲兵用手掩住了。乡民交头接耳地议论。知县正

① 会衔。—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构或机构的主管人，共同在一件公文上签署名衔。——作者注

要上轿的时候，舞台右方有一个女子的声音。

〔女声：“快啊，看一看有什么……不，我偏要看！”

〔一边向后面招着手，秋瑾登场，短衣长裙，这是当时最新的时装，手里拿着一束折下了的桂花。乡民大家回头凝视她，她毫不理会他人地挤进群众里面。她的丈夫——王廷钧，勉强地跟在后面，人们让开一条路。

秋 （走到阮财富身边）他方才喊的是什么？

〔大家睁目望着她，不答。

知 县 （惊讶）这女人是谁？

阿 桂 （惶恐地）本城秋公馆的大小姐才从京里回来的！

知 县 （点头，仔细地看她）哦……

秋 （看清了阮财富）啊，你不是财富吗？

阮 （好象天上放下了救星）啊，大小姐，救救我……

秋 （望着众人）他犯了什么罪？我知道他是好人。

〔王廷钧没办法地只能上前一步和知县行礼。

王 老公祖！……

知 县 噢，原来是子芳兄，巧极了，什么时候……

王 前三天才到，还不曾来拜访老公祖……

知 县 不敢不敢，天很热，今年的夏天特别久……

王 是啊，快到重阳了，还拿着扇子，哈哈。

知 县 （转换话题）子芳兄从北方来，觉得京城的大局怎样？这几天的情形，不是很可虑吗？

王 兄弟是六月底离开北京的，所以以后的情形就不很清楚，一条大运河全给大小的官船挤满了，幸亏我们的船只小，还能在船缝里钻，好容易一天赶这么三五里路，要等晚上水涨的时候，才能勉强地赶快一点……

知 县 那真是太辛苦了。唔，子芳兄这番是外调，还是回南边来